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ПОЭЗИЯ

[苏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回忆与诗

—— 阿赫玛托娃散文选

马海甸 译 花城出版社



ИЯ И ПОЭЗИЯ

回忆与诗

—— 阿赫玛托娃散文选

[苏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马海甸 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与诗：阿赫玛托娃散文选 / (苏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马海甸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10

(经典散文译丛)

ISBN 7-5360-3469-5

I. 回 ... II. ①安 ... ②马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156 号

回忆与诗

[苏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马海甸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 插页 230,000 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60-3469-5

1·2888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 序

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诗名远大于散文，在现代俄国四大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中，她的散文作品数量最少（如全部译成汉语，约三十万字之谱；《阿赫玛托娃札记》因非完篇的散文，不应计算在内），也较少为人提及。阿赫玛托娃现传的散文作品约略可分为四类：①回忆录；②谈诗与诗人；③书信；④普希金研究。受体例所限，本集仅收阿氏的普希金研究论文二篇，聊备一格，以便让读者尝鼎一脔〔顺便说说，阿赫玛托娃关于普希金的研究，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英国学者伊莱恩·范斯坦（Elaine Feinstein）在其去年新版的《普希金》一书中，就曾多次征引她的论点〕，而集中力量选译前三部分，可以说，这些方面的完篇文章，已大抵囊括于本集。

阿赫玛托娃传世的散文少，是有原因的。第一，她自谦不是写散文的料子，所以起步晚，作品少（见《简略的自传》）。第二，诗人写作的年代，文网深严，为免触文网连累儿子（阿赫玛托娃的独生子、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三次系狱，都是代母受过），往往将完篇的文章付之一炬，仅有篇名可稽而现已不存的文章，据诗人晚年透露，就多达四篇。这里还不算大量佚失的函件。

然而，传世的作品数量少，对作家成就的影响不应当是根本性的，衡量其成就的准绳，应在质而非量。阿赫玛托娃

散文的最大特色一如其诗，短小精悍，意蕴甚丰。最长的《日记之页》才一万多字，最短的不到五百字。这些文章，或用典甚多，极为浓缩（其典型为《茨维塔耶娃》）；或娓娓而谈，令人听而忘倦（其典型为《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概而言之，书卷味极浓，而有一种雍容的大度，是为阿氏散文有别于其他三位诗人的特色。

阿赫玛托娃的散文，对于研究诗人本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于研究白银时代乃至现代俄罗斯文学史，对于研究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不但是第一手材料，而且时有睿见。由于种种原因，阿赫玛托娃在文论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其实她散见于书信、日记以及回忆录中的诗论、文论和创作谈，一点不比专业文评家的高头讲章来得逊色。真知灼见而辅以斐然的文采，乃是诗人文论的本色，阿赫玛托娃自不例外。

阿赫玛托娃的散文，除关于普希金的论文和随笔外，生前发表过的寥寥可数，即使已发表的，刊行时也多所删节。换言之，阿氏选集中的散文，大多为学者在她逝世后根据遗稿编纂而成，诗人未及亲自审定。因此，文章中偶有重复、芜杂的地方，毫不足怪，这些小疵，诚不足以掩去碧玉的光彩。

本集之翻译，使用了多种阿赫玛托娃文集。二卷本《阿赫玛托娃选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固然远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版本（这是苏联时期号称最完备的阿氏文集，其特点是收齐了阿氏的普希金论文，但书信和《日记之页》一律阙如），苏联解体后编就的二卷本文集（莫斯科卫城出版社）也不甚完备（它收有迄今所能汇集到的全部书信，但《关于诗的散文》和《自传散文》一篇未收），上述缺口，可幸在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的一

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和莫斯科彩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的《阿赫玛托娃传》（即阿曼塔·黑特《诗的朝圣》俄译本）的附录中得到了补充。上述各书所收的同一文章，内容、标点诸方面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译者只能以后出的版本为主要依据，出以一己之见地择善而从了。我一九九七年访俄时，买到五卷集的《阿赫玛托娃文集》的第一卷，但余下各卷一直没能买到，因此，只好暂时满足于这册七拼八凑而成的本子。不过，据手边藏有的英文版《我这半世纪——阿赫玛托娃散文选》（罗纳德·梅耶编，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看来，本书应没有什么大遗漏。

本书的两篇附录，年表系译者根据英译《阿赫玛托娃诗全集》（朱迪丝·赫姆谢梅耶译，波士顿 Zephyr 版）所附年表改写而成。《阿赫玛托娃：一段回忆》则是节译自以赛亚·伯林的文集《人类的专门研究》，原题作《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诗人生前，曾与多位朋友纵谈其生平与创作，其中著录成书而又广为人知的有利吉娅·楚科夫斯卡娅三卷本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札记》和亨利霍维奇·纳依曼的《阿赫玛托娃的故事》，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译出，而只能以伯林此文暂代。伯林晚年成为世界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看问题的视角，自有与诗人同胞不同的地方，值得重视。

本书逐译过程中，承张仁悦、章海陵、胡小跃诸先生襄助，或赠我以书，或解疑问阙，匡我不逮，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二〇〇〇年八月八日于香江二浪湾

目 录

译序	1
----------	---

摘自日记的篇页

摘自日记的篇页	3
简略的自传	17
为了记忆	22
在文学活动五十周年的演讲	23
另一个注释	27
古米廖夫与阿克梅主义	34
一十年代	37
一个误会的解释	39
《念珠》	41
白色的群鸟	45
Anno Domini	47
谈《彼得堡的冬天》	48
虚假的回忆	52
摘自致 K 的信	54
摘自日记	60
白桦	62
最后的日记	65

我这半世纪

回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75
论洛津斯基·····	80
洛津斯基·····	83
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	89
日记之页·····	99
尼古拉·古米廖夫·····	133
帕斯捷尔纳克·····	143
茨维塔耶娃·····	145
季齐安·塔比泽和保尔·雅什维利·····	147
英诺肯季·安年斯基·····	149

评论与演讲

谈娜杰日塔·利沃娃的诗·····	155
我研究什么·····	158
在列宁格勒电台上的演说·····	160
在普希金生辰周年电台集会上的发言·····	162
涅克拉索夫与我们·····	163
书页小识·····	165
普希金和儿童·····	168
论但丁·····	170
一切为他所支配·····	173

书信选

书信选·····	177
----------	-----

普希金研究

谈谈普希金·····	257
普希金与涅瓦河畔·····	259
亚历山德琳娜·····	269

附 录

阿赫玛托娃年表·····	285
安娜·阿赫玛托娃：一段回忆 ·····	以赛亚·伯林 292

摘自日记的篇页



阿赫玛托娃速写

摘自日记的篇页

小 室

我与查理·卓别林、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艾菲尔铁塔似乎还有艾略特同年^①。这年夏天，巴黎庆祝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我出生的晚上，仍用以庆祝古老的夏至之夜——六月二十三日（仲夏夜）。我被命名为安娜是为了纪念外祖母安娜·叶戈罗夫娜·莫托维洛娃。她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鞑靼郡主阿赫玛托娃，我把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是不准备当俄国诗人了。我出生在奥德萨附近的萨拉基纳别墅（大喷泉，火车第十一个站）。这座别墅（更准确地说，小木房），坐落在非常狭窄而陡峭的地带的底部——与邮局为邻，那儿的海岸很陡，火车的铁轨绕岸边而去。

我十五岁时，全家住在卢斯特多尔夫的别墅。不知何故，我们途经这个地区时，妈妈提议我去走访以后不曾到过的萨拉基纳别墅。在小木房的门口，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嵌上铭牌。”我并非虚荣心发作，这纯粹是愚蠢的玩笑。妈妈伤心起来。“主啊，我把你教得真坏。”——她说。

多少只眼睛朝周围看，家里都没有写诗的，只有俄罗斯第一个女诗人安娜·布宁娜^②是我外祖父埃拉兹马·伊凡诺维奇·斯托戈夫的姑姑。斯托戈夫家族是莫斯科省莫扎依县一户不算富裕的地主，因玛尔发夫人^③的叛乱而迁居此地。

① 英国诗人艾略特生于一八八八年，此系作者误记。

② 安娜·布宁娜（一七六六——一八二九）俄国第一个女诗人。

③ 诺甫戈罗德行政长官夫人，曾领导诺甫戈罗德反对莫斯科。

在诺甫戈罗德他们既有钱又有名望。

我的先人阿赫玛托汗夜间在帐篷中让被收买的俄国刺客杀死，正如卡拉姆辛^①所说，结束了蒙古在罗斯^②的统治。这一天，莫斯科斯列坚斯克修道院出现了高举十字架圣像的队列，以纪念这一喜事。

阿赫玛托娃诸郡主之一——普拉斯科维娅·叶戈罗夫娜——于十八世纪嫁给既有钱又有名望的西伯利亚地主莫托维洛夫。叶戈尔·莫托维洛夫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安娜·叶戈罗夫娜——我的外祖母。她在我母亲九岁时去世，为了纪念她，我被命名为安娜。用她的额花改制成几枚镶宝石的戒指和一枚镶祖母绿的戒指，虽则我的手指纤小，仍未能戴上她的顶针。

(一九五七)

舒哈尔金娜的房子

房子已有百年历史，它为貌似猗猗的商人寡妇叶夫多基娅·伊凡诺夫娜·舒哈尔金娜所有。我小时很喜欢她的奇装异服。这幢房子位于希洛卡娅街一角和别兹米安内依胡同（第二个车站）。人们说，在建铁路前的一个时期，这里有一片小饭馆或进城的马车大院。我在自己黄色的房间里撕下糊墙纸（一层接一层），最后一层很奇怪——呈鲜红色。这是这幢旅馆一百年前的糊墙纸——我想。地下室住着鞋匠Б. 涅沃林——现时这儿已成为历史影片的镜头了。

这幢房子较之世上所有房子更值得我怀念。我的童年（底层）和青年时代的早期（上层）都在这儿度过。我约有一半的梦都发生于此。我们于一九〇五年春离开这儿。经重

① 卡拉姆辛（一七六六——一八二六）俄国作家，历史学家。

② 俄罗斯的古称。

建它失去了古朴的原貌。现时它久已不复存在，原址建起了车站前公园或诸如此类的建筑。（我最后一次访问皇村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图尔的别墅也不复存在（《欢乐》或《新赫尔松涅斯》）——它距塞瓦斯托波尔三俄里，从七到十三岁每年我都到那儿歇暑，赢得一个“野姑娘”的外号，一九一一——一九一七年的斯列普涅伏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个地名仍留在我《白色的群鸟》和《车前草》的诗中，然而，这大概是根据事物的顺序……（一九五七）

有时，沿着希洛卡娅街从车站或往车站走过一队难以想象的豪奢的送葬队列：合唱队（男童）以天使般的嗓子在歌唱，灵柩隐设在新鲜的绿叶和因严寒而枯萎的鲜花丛中，手持燃点着的提灯、神甫的香炉，戴着面具的马儿庄严而慢吞吞地行进。近卫军走在灵柩的后面，这些“醉醺醺而坦诚的脸”，戴着大礼帽的老爷，令人想起布伦斯基兄弟^①。灵车后跟着轿式马车，里面坐着傲慢的老太婆和食客，仿佛在伫候自己的时辰。这一切与《黑桃皇后》伯爵夫人的葬礼很相似。

我总觉得（以后当我想起这些场面），它们是整个十九世纪某些大型葬礼的一部分。九十年代，人们就这样安葬了普希金的小同辈。在令人目眩的白雪和灿烂的皇村阳光下，这个场面富丽堂皇。在黄色的光晕和到处弥散着的稠密的暮色中，它显得可怕甚而地狱似的。

我十岁时我们住在（一个冬天）道杰利一幢房子里（皇村斯列德纳娅和列昂季耶夫街一角）。附近住的一位骠骑兵

^①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男主角，旧译渥伦斯基。

军官驾驶一辆怪里怪气的红汽车，穿过一或两条街道后，机器坏了，只好腆着脸用马车把它拖回家，那会儿谁也不相信汽车，更不用说空中交通了。

我十一岁上第一次在妈妈画上红线纪录家庭支出的本子里写自传（一九〇〇年）。当我向长辈出示自己的纪录时，他们说，我大约两岁时就开始记事了（巴甫洛夫斯克公园、狗崽拉利夫，等等）。

巴甫洛夫斯克车站的气味。我终生注定要铭记着它们，一如又聋又哑的盲人。第一——载我前往佳尔列伏的古老机车的烟，公园，Salon de musique（人称“带汗味的农民”）；第二——锃亮的镶木地板，继而从理发店发出的某种气味；第三——火车站商店的草莓（巴甫洛夫斯克草莓！）；第四——在花店（左边）出售的新鲜潮湿的襟花木犀草和玫瑰（闷热中透着清凉），继而是饭店的雪茄和油腻食品，还有娜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①的幽灵。皇村总是工作日！因为你在家，巴甫洛夫斯克总是假日，因为你需要到某地，因为你需要远离家庭。

我们一代人不曾被悲惨的归来所吓倒——我们无处归去……有时我似乎觉得，能够进入机车，在巴甫洛夫斯克站启用时开进去（其时公园里是这样荒芜而芬芳）。在这个地方，极其伤心的影子在寻找我，但后来我开始认为这不可能，不能闯入记忆的大房子（以及汽油罐），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将现时看得这样清楚的抹去。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人物。

虚构的传记

皇村是冬天，克里米亚（图尔别墅）——夏天，然而不能说服任何人，因为大家都把我看作乌克兰人。第一，因为我父亲姓戈连科^①；第二，因为我生于奥德萨，毕业于丰杜克列夫斯克中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尼·斯·古米廖夫写道：“从基辅城里，从蛇的洞穴里，我娶的不是妻，是巫师。”（一九一〇年）

我在基辅生活的时间要短于塔什干（一九四一——一九四四，疏散期间）。一个冬天，毕业于丰杜克列夫斯克中学；两个冬天，在高等女子学校。然而人们彼此间的疏忽是无止境的，这本书的读者应该习惯于，一切不是这样子，不是那时候，不是在那里，一如他仿佛觉得的。极而言之，人们只能看见他们想看的，只能听见他们想听的。他们“通常”只对自己说和几乎总是回答自己，而不听交谈者。在人的自然本性中，有着百分之九十的庞大的流言，虚假的名声，严加保管的谣诼。（我们到现在仍保持着波列季卡对普希金发出的蛇的咝咝声!!!）^② 我仅要求他们记住而不必同意，他们必须聆听自己。

野 姑 娘

多神教的童年。在这座别墅的附近（欢乐，赫尔松涅斯特列茨克港），我得到“野姑娘”的绰号，因为我光脚走路，不戴帽子逛街，等等，还从划子跃到开阔的海面，狂风暴雨之际仍在泅泳，晒太阳以至脱了皮，这一切，都被外省

^① 戈连科有点儿像乌克兰人的姓。

^② 波列季卡是普希金在社交界最恶毒的敌人。

的塞瓦斯托波尔女郎们认为有失体面。

我的童年像世上所有孩子的童年一样既独特又美好……

谈论童年既轻松又艰巨。由于它静止，写它并不难，但这种描写经常渗入太多与童年作为人生这样重要而深刻的阶段格格不入的甜腻。除此以外，有人想显出童年有太多的不幸，另一些人——太多的幸福。两者都是瞎扯淡。孩子们无从比较，他们实在不知道谁幸福谁不幸。只有有了意识，人进入完全成熟和静止的世界，最自然的莫过于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不同。这帧最初的图画永远保存在人的心灵里，有一些仅仅信仰它的人，好容易才隐藏住这件怪事，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完全不相信这帧图画的真实性，甚至很荒唐地重复说：“难道这就是我？”

在接近五十岁时，生活开始时的一切都回来了。有人据以解释我一九四〇年的一些诗作（《柳》、《十五岁的手》），它们如此有名，招致了我迷恋畴昔的责难。

阿尼娜的房间，窗口朝着别济米安内依大街……那儿冬天覆盖着厚厚的雪，夏天杂草丛生——薊、浓密的荨麻和高大的牛蒡。床和桌子用以准备功课，书架放书。蜡烛支在铜烛台上（还没有电）。墙犄角——神像。不曾用任何小饰物、刺绣和明信片尝试缓和刻板的环境。

在皇村她做有良好教养的小姐应做的一切。她知道怎样交叠双手，行请安礼，有礼貌而简短地用法语回答老太太的问题，复活节前一周在学校的教堂斋戒祈祷。有时父亲领着她（身穿学校的衣裙）到马林斯基剧院（厢座）听歌剧。常到艾尔米塔日和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春天和秋天在巴甫洛